

《光明日报》4月13日第12版的“国学”专栏，刊登了李学勤先生的《周文王遗言》和赵平安先生的《〈保训〉的性质和结构》两篇文章，介绍了清华简《保训》，让人领略到了清华简的重大价值和传为周文王遗言的古训之奥妙。周文王对太子发所讲之故事，古人“求中”、“传中”之道，发人深省。尤其是周文王所讲的舜如何求中之道，更是具有重大的思想史意义。

比较李先生和赵平安先生两文，可以发现有一些不同。李先生说《保训》基本完整，“文王对太子发讲了两件上古的史事传说”，第一件是关于舜的，第二件史事是关于上甲微的；而赵平安先生说“整个训辞用了三个典故”，第一个讲黄帝，第二个讲舜，第三个讲上甲微，二者显然有重大差异。赵平安先生是将“昔前允传宝，必受之以诰”中的“前允”借读为轩辕，认为轩辕乃黄帝的名号。赵先生之说若能成立，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。

可惜笔者没有看见具体简文以及上下文，只能聊作推测。首先轩辕未必是黄帝，前人论说已多。其次，从“昔前允传宝，必受之以诰”的行文来看，疑若非“前允”特指轩辕氏世代之行为，或者轩辕有特殊之要求，否则用“必”字，文句似有些不顺。颇疑“允”当读为“贤”，《汉书·郊祀志》载：‘莫不搯擊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’，师古曰：“擊，古手腕之字也。”故“允”可以读为“贤”。“诰”字，今不知上下文，聊作推测，疑读为“庸”。“用”与“迴”古通，马王堆帛书《周易》“用九”、“用六”两“用”字皆作“迴”。“庸”从“用”声，“迴”与“诰”皆从“同”声。这里的“庸”到底是指常道还是和“中”有关，抑或当作其它释读，还有待考察。“受”疑读为“授”。“昔前贤传宝，必授之以庸”，大约是说先贤传宝法，必定都是授受大道。

李先生文中引舜的故事，说到舜“亲耕于历丘，恐求中，自稽厥志，不违于庶百姓之多欲”。赵平安先生文中也提到“惶恐求中”，看来是对于“恐求中”的解释。不过“恐”从工声，也有可能读为“恭”，工、共古常相通，如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拱，固也。”王念孙指出：“拱者，《尔雅》：‘鞏，固也。’……鞏与拱通。”

赵平安先生提到《保训》末尾告诫说：“不足，惟宿不羹”，并读“宿”为“速”，训为马上；读“羹”为“祥”。赵先生在后面解释说“这句话是说，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够，就会导致不祥，招来灾祸”。赵先生对于文意的把握是正确的。不过，顺着赵先生的思路，鄙意以为直接“速”为招致，可能更合适。速之训召，是古代的常训，如“不速之客”[1]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六年》的“毋速天罚”，与简文意思相近。

据李先生的介绍，简文开头说“惟王五十年，不瘳，王念日之多鬲（历），恐坠宝训”，“篇文没有记出月份，只有日子的干支”。“多鬲（历）”之读，李先生可能是参考了《尚书·君奭》的“多历年所”。《吕氏春秋·制乐》说“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”，则文王在《保训》所记事不久后就去世了（《逸周书·文传》所叙事有可能尚晚于本篇）。不过这里的“惟王五十年”，较少见于周初文献及铭文，商末周初铜器铭文纪年多在文末，多用惟王多少祀，而记月在开篇。《尚书·洪范》开篇说：“惟十有三祀，王访于箕子”，与简文略近，但仍用“祀”。古文《尚书·毕命》用“年”，记有月份：“惟十有二年，六月，庚午朏。越三日壬申，王朝步自宗周，至于丰。”《保训》对于上甲微的故事甚熟，然则《保训》或可能是经过改写抑或后世追述，还有待研究。

李先生文中说到上甲微把“中”“传贻子孙，至于成汤”，于是汤得有天下。赵平安先生文中说：“传贻子孙至于成汤，‘用受大命’。周文王透过舜和上甲微的故事，阐明了求中、得中、保中与‘践天子位’

的关系。……鼓励太子发钦敬勿淫，像舜一样求中，像上甲微一样保中，能‘祇备不懈’，坚守‘中’的精神，最终继承大位。这些都是正面训导。末了告诫说：‘不足，惟宿不兼。’……是从反面儆戒，故用‘曰’另起。”则《保训》原文中可能有“传贻子孙，至于成汤”，“用受大命”，“践天子位”，“祇备不懈”，“曰”，“不足，惟宿不兼”。这里透出的信息是文王已经有了“践天子位”之志，但是因为“不瘳，王念日之多鬲（历）”，因此才要太子发来完成任务，谆谆告诫。武王征商时载文王之木主而行，看来是有竟父之志的缘故在内的。这里更重要的信息，恐怕在于需要考虑文王受命可能和得“中”有关。关于“文王受命”，古人讨论已多，《诗经》多次说“受天命”，或说指受商纣王赐弓矢、斧钺专征伐之命。现在看来，“天命”之实质内容，或者有可能即是得“中”，“得中”便能“用受大命”，此大命当即天命。李先生指出：“文王提到‘阴阳’，并不奇怪。如果考虑到文王与《周易》的关系，更使我们产生不少联想。”文王是在讲舜时说到舜“测阴阳之物”。文王得“中”，当不是来自于商。则文王之得“中”，是否和传说中的文王重卦等有关，值得考虑。至于赤乌丹书云云，则或为受天命之表现，为方术者喜言。

上甲微传“中”于汤，其后王有言之者，如《尚书·盘庚中》：“各设中于乃心”。文王传“中”道于太子发，其后仍有言之者。如《尚书·洛诰》记周公说：“曰其自时中义万邦，咸休，惟王有成绩”，此处“中”实指洛，洛为天下之中；作洛乃武王、周公之大计，之所以有这种选择，恐怕和守“中”之训有关。又《洛诰》此语多断读为“其自时中义，万邦咸休”，乃是根据《召诰》所记周公之语：“其作大邑，其自时配皇天；毖祀于上下，其自时中义。”然而《逸周书·祭公》篇（李学勤先生曾论证它是真正的西周文字[2]）记祭公说：“汝无以嬖御固庄后，汝无以小谋败大作，汝无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，汝无以家相乱王室，而莫恤其外，尚皆以时中义万国”，此处“中”虽非实指，但由此文例看，恐怕《洛诰》当读为“其自时中义万邦，咸休”。《逸周书·成开》记周公说：“在昔文考，躬修五典，勉兹九功，敬人畏天，教以六则、四守、五示、三极，祇应八方，立忠协义，乃作”，唐大沛已指出“忠”当读作“中”[3]。《尚书·吕刑》篇也有论“中”者，而古文《尚书》篇章中，论“中”者更多。看来，“中庸”之思想前史，还需要多加追溯。

《保训》可资研究的内容，还有很多，希望能早日公布于世。

---

[1] 关于“不速之客”之“速”的本字，陆宗达先生有较详细的讨论，见《“不速之客”古义考》，《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6年3月，第420页。

[2] 李学勤：《祭公谋父及其德论》，《齐鲁学刊》，1988年第3期；李学勤：《师询簋与〈祭公〉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2辑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0年。

[3] 黄怀信、张懋镕、田旭东撰，李学勤审定：《逸周书汇校集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532页。